

柳州采风专辑 (二)

鹿寨香桥

地质公园

陈贵根

世界被颠覆了

石头生水
生流泉飞瀑
生香泉暗河
生出一个洛江来

水为石塑型
穿石,成石眼,石井,石洞
撞石,成峡谷,成石桥
叠石,成石柱,石笋
叠成一个响水石林

石上生林木
藤须如钢爪如蟒蛇
树抱石,石抱树,共生共死
茂盛的古榕或许百年
而看似瘦弱的枯藤虬枝则可能千岁

石头上长野心
我,一个庸常的诗人
立于石桥之上,突然振臂大呼:
我要占山为王,我要在此悟道
空空的山谷传来绵长的回响:
不成姜子牙,必成鬼谷子

小心一只鹿

的亲吻

唐丽妮

走进鹿鸣谷,你要小心
要藏好你手里的玉米
那金黄的,闪着光的甜美粮食
是你的,也是小鹿的

它追随你,萦绕着你
它的一只小蹄子
轻轻地踩着你的脚背
而你心生欢喜,即使你知道
它要的是你握着的那一把玉米

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摊开
最多三粒
你不肯给更多,而它的舌头会卷过来
柔软的倒刺会使你颤栗
你想到午夜的迷迭香
而那恰好是你的内心所欲

最终,你将两手空空
它美丽的背影消失在草地的深处
你的心已被那所谓的爱情游戏蚀去了骨头
却仍不肯接受那一言善意的劝告:
小心一只鹿的亲吻

缄默的中渡

于小尘

古老的雨,为突然造访的人洗亮一段往事
寄宿在尘埃里的光阴,便在这条老街上
鲜活起来
有人在等一个人
有人在等那段没讲完的故事

小镇所有的悲欢,都被一扇扇门锁紧
往惜花颜,在烟雨中淡了又淡

而渡口的老榕树,以为把枝桠伸到对岸
就能回到来处

一束日光的碎影掉落水中
成为码头的胎记,小镇只管静默
哪管路过的人怀有怎样的心思
过去的枪声和血
在伤口里越长越高,直到把岁月
举过头顶

我在一间小店吃了一碗柴火米粉
土生土长的味道里
我尝出了每一截光阴的宽窄
如果我的情窦依旧渴望绽放
你是否愿意放下姿态,捧出体内的春风

你的深夜是我的梦
无舟无楫,一梦就是两千年
恰在那时,我在前世,你在深山

与每一座桥共生

东禾

从龙城往北出发,无数座桥
替我探开道路。踏过每一座桥,都渴望
拥抱跳跃的浪花。而江水,把它们搂得更紧了
砌入河床的石头,倒入河水的水泥
打下根基的伤口,嵌入这条河流的沉默
都已被河岸覆盖,在水中静默地生长

像鹿寨中渡的香桥,像这样无数的天生桥
囚禁在自己的深谷里,就像我们囚禁了自己
当石头把所有的浪花压低
每镂空一簇,痛的留白只给天空
每打磨一处景致,四季就在无数念想中生出

香桥,我们,还有身体更深处鹿的呜咽
按照自己的法则,经受过日月的
冲刷,起伏,跌落,繁衍
试着在每一个日子起飞,坠落,又起飞
试着每一个日子的山风,花香和草木的枯荣

鹿鸣谷

桐雨(仫佬族)

成群的鹿
把梅花,种到身上
娇艳与幽香
有了实质性的,灵与魂

当你试探性地伸出手
表达你的善意
它们便缓缓地靠近
用温热的唇
卷走你手心的
玉米粒儿
它们从容不迫
风与阳光,也是

它们奔走争食
或半卧着回眸凝视
而那些刚出生的小鹿
发出呦呦鹿鸣
与我们,多么相似

落日一去三十年

李会鑫

岩洞把水滴的声音放大几倍
我甚至听到寺庙的木鱼,不紧不慢
敲下来。很难用它来定义时间

但此时,只有它在应和我心跳
一百年长高一厘米也好。众人用目光
测量石笋的高度
把我们放在石笋的刻度里
只能垒起指尖的距离
只有神是不会老的,不会催促万物
那么故事的开始应该是
神要在凡间寻找替身,供人朝拜
用水滴铸造石笋,作为临时的躯体
石笋没有五官,神并不借助五官去洞察
我触碰到了坚硬的片甲
听到洞口外面的落日在呼喊
短暂,绝望
落日一去三十年,神没有给我安慰
地下河抬起头,顶着迷路的风险
向空山打听归宿

低飞的麻雀

黄秋(瑶族)

沿着柳江向前
总有低飞的麻雀
用短促的叫声
呼朋引伴
灰色的翅膀
擦拭湛蓝的天空

麻雀的世界
从来不止灰白黑
它们用机灵的眼神
扫描这座城市,人们忽略的霞彩
像时间的镜子
折射着五月的阳光

当这里的麻雀像一片云掠过
请不要惊扰
它们经过的地方
总有闪亮的事物让人慨叹

过柳江

王冬

弯曲的,柳江水在雨后变得浑浊
不影响我内心清澈,我能想象
有人说,柳宗元不像一个诗人
我也不像,似一个贪吃的孩童
如一株充满诱惑的橙色菇

在不同的桥上走,经过同一条
柳江,待它清澈,我再来
魔幻螺蛳粉和不知名的花
未到达。淡紫色,翠珠在瓶中
过三门江大桥,地图显现江边鱼庄
开幕式与研讨会,柳钢专用之水
今日我饮下——源自巴马某座山脉的
山泉水。我曾有个狂热的追求者
来自那里,多年后我理解了他

耳朵里的鹿寨

陈奕娟

鹿寨湛蓝的天空,在头顶盘旋
将耳朵贴着千山万水,所有的
脉络静止。走远的时间又在纸上折返
忘记人间烟火的人,沉醉不知归路

鹿寨像是一首诗,诗经里的诗
经过了沉淀,经过了血液和痛楚
一只鹿,腾出体外,在它长满梅花背上
向南向北,任由感知。归期有时,况味澄明

我站在一个叫中渡的渡口,湖畔秋水
静如蓝。野菊花带着淡淡的野逸
耳朵内有穿过流水的瑜伽,鹿寨
仅是一块铺开的地毯,弯曲起来的
身体如打开的辽阔,驰驱命运的任何一部分

一只游弋长天的鹰,在那无极的
空间里,飞翔。漫过身心的自由
是从一个叫鹿寨的地方,到千山万水

雨中寻柳

张丁

来去自由的霏雨
朦胧了夜里的柳州

路灯沿街开花
晕染着连枝连片的绿叶
铺装着城市的基色

点缀的江桥
掀翻了螺蛳粉的汤底
时而有洋紫荆的香味
时而有诗人的赞美



香桥风景

刘克林 摄